

夜光杯

夏天刚开始不久,山里的雨就不太正经了。

过去一场阵雨,姐姐刚把牛粪堆上的塑料布扯开,让半干半湿的牛粪赶紧晒晒太阳。她转身还没走到河边洗衣服的地方,那雨又从毡包背后的山鼻梁上白蓬蓬地扑下来了。她在河边跳着脚,让我赶紧把塑料布盖到牛粪堆上。姐姐还在喊叫,我听了个大概,意思是你要不照顾好牛粪,就等着吃生面吧。

但我的心并不在雨水和牛粪上,更不在吃生面或者熟面上。我在想钓鱼的事,我已经做了一些准备,打算明天去钓鱼。我没有鱼线,就偷了家里的棉线,大大一捆,我估摸着应该有几十米,足够了吧?我没有鱼钩,就偷了家里的小针,烧红,弯成鱼钩的样子,我很聪明地想到鱼钩弯曲的角度,弯得不够,就算钩住鱼也会被挣脱,弯得太曲了,可能又钩不住鱼。这个度究竟在哪里呢?我用食指弯曲起来给自己打了个比方,似乎要比正90度再过一点,大概是100度吧。家里的针线盒里面有五根小针,我偷了三根,一根报废了,两根做得很好,我还准备了一些羊肉,半个巴掌大小,又拿了小刀,都装在一个小背包里面,放在枕头旁边。

我像往常那样吃完早饭,赶着羊群朝山里面走去。走了大概一公里,将羊群交给邻居,就打马下了山坡,过了小河,又过了一片浅滩,到了山谷对面的山坡上,我缠着山坡翻过那道山梁,远远能看到家里的毡包,我敢肯定,眼毒的姐姐一定已经发现我了,但我不跟她解释。

这片山区,是祁连山脉中的一支,是我这支蒙古族长久以来的夏营地。我要去钓鱼的那条大河,是从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热力木大掌流下来的。出了山口,汇入查拉河一起奔入青海湖,河水的蓝色和青海湖的蓝色如出一辙。这条河下游的几个大深坑里有很多鱼,但一个比一个狡猾,我去年已经试过了,不抱希望。我朝上游走,上游的人少,鱼比较傻,容易上钩。我骑着马,一直走了十几公里,已经到了这条河叫另一个名字的

一段,这里叫热力木河。我在这里找了一个不小的水湾,湾坑水很深,呈现出青幽的色泽,绝对是鱼儿藏匿的好地方。我把鱼钩小心翼翼地拿出来,挂上指甲盖儿大小的一块羊肉,放入水中,慢慢地放线。线的颜色太白了,它跟鱼线完全不一样,在水里泡了一泡还发生了肿胀。我很担心鱼没有那么傻,难道会不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吗?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都没放几米线,鱼钩就已经被咬住了。手里面一紧,我已经笑出了声来,在拽线的时候,很清晰地感觉到身体的状态因为太激动而变得有些僵硬,也有些笨拙,但庆幸的是这是一条傻鱼,都不会挣扎,不会往前冲,不会左右摇摆来挣脱鱼钩,它只是紧紧地拽着鱼线在和我较劲,很快我就把它拽到身边。哎呀,波光粼粼的水面下,它显得很小,我有些失望,但一从水面出来,就把我惊呆了。好大的一条鱼啊,足有一尺,有我的手臂粗,我伸手钩住了鱼鳃,蹚着水回到岸边,先把鱼钩拽出来,然后盯着它观赏了好一会儿,这才心满意足地把它放进了我带着的小塑料桶里面。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鱼,但不妨碍我喜欢它,它褐黑色的身体花纹神奇极了。它在水桶里面警惕得一动不动。下午,雷阵雨到来的时候,我已经钓了五条鱼,再没有像第一条那么大的。我去最近的牧民家里躲雨,这是一个帐篷商店,为了避免太木的竞争力,搬到了没有商店的热力木山口,我本来只是想躲躲雨再接着去钓鱼,但被这个很会说的商店男主人忽悠,我把五条鱼都给了他。兑换了一条花头巾,我就戴着头巾回家去,腆着笑脸把头巾给了姐姐。我说,这头巾是新花色,好看。

她正在往塑料袋里面装已经晒干了的牛粪。她少女时期的大部分时候,都被烧柴困扰,日复一日地在这件事上绞尽脑汁,真不容易。姐姐装满了一袋子牛粪,费劲地甩到后背上,她朝家里走去,路过我,一把揪过头巾,又狠狠在我胳膊上掐了一下。看她累得满头大汗,我就没说什么,我也没有帮她干活。我本来是想帮她干活的。

钓鱼

索南才让



此间相逢

捉迷藏、击鼓传花、猫捉老鼠、单脚跳格、滚铁圈,这些都是儿时的游戏。潮汕还有一种叫打榄佛(橄欖核)的玩乐,一直留在我脑海里。

榄核,来自乌橄欖树的果子——乌榄,选择一粒比较大的来作为母只。去除皮肉取其果核,把两头尖尖的果核放在油麻石(花岗岩)上面磨掉,然后挖出榄仁,烧一点锡水或者铅水注入到榄核的窟窿里面,凝固后便是一粒沉甸甸的榄核母只了。

此举是为了增加母只的重量,让榄核在用手指弹击对方时,不会产生弹跳,在受到对方攻击时则能岿然不动,保持不败之地。

这次回到家乡普宁下架山蛟池村,参加最后一位叔父的丧事。按习俗,送他远行天国的时候,众人必须绕着乡村小道走一圈。边走边停,望着斑驳的乡村老围墙,闲闲厝厝,过往的一些情景便在脑海浮现……

曾被称为“普宁内山区”的下架山蛟池村,过去交通极不方便,到县城镇或者汕头市十分困难。许多食材在买卖和置换上难度也很大,大部分食物都会用盐去腌渍、盐浸、煮干,便于存放和食用。盐浸乌榄和腌咸菜、晒菜脯、熬煮榄菜、咸面线等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出现在各家各户中,形成独特的普宁腌渍风味。

小时候,一次与村里的几位小伙伴,偶然发现公共食堂内有一盆盐水浸渍的乌橄欖。还等什么,每人悄悄地偷了几粒,把榄肉去掉,取出榄核,用石头击破,挑出榄仁肉先吃了再说。偷来的榄仁肉特别香呢。

在珠三角一带,饼家喜欢做榄仁饼和五仁饼,所以需要大量的榄仁。至于菜肴呢,广府菜中有一道菜肴——玉手挽郎腰。它取肘脆骨鸭掌、西山榄仁和新鲜鸡腰,巧妙地把它们相结合,就形成了一个寓意贴切的菜肴。还有一个是在江太史家厨呈现过的肚头炒榄仁,用到大量西山榄仁,在爆香后拌上水发后的猪肚头,旺火爆炒一下,榄仁

乌橄欖

钟成泉

香气足而肚头清脆弹牙。

潮汕用榄仁比较少,我只是偶尔用来炒饭,辅以海鲜,取名为榄仁海鲜炒饭。另外还有榄仁芝士焗南瓜。

在潮汕有句俗语——乘风卡橄欖。入秋后,橄欖步入成熟期,由于橄欖树高大而枝叶较软,不宜攀摘,只能用长竹竿去敲打,让果子纷纷掉落。

如果碰到东北风起,风动树摇,大家就会顺风势而击打,这样可以收获更多的果子。

盐水浸乌橄欖,应该是前辈们经过反复调制才成功的一种盐水卤制法,一直延续至今。

单一味盐水浸乌橄欖是要经过采摘,加草木灰磨擦清洗,然后用开水浸泡。再烧开水后让它冷却,把泡开了的乌橄欖进行浸卤,这叫“养卤”。

用草木灰去磨擦清洗是一个小窍门。乌橄欖树在生长过程中,果子会渗出一些油脂,慢慢地会沾上尘土,于是乌橄欖才会是灰赤黑色的。如果不是用炭灰去掉乌橄欖的油脂,浸卤后的乌橄欖会有异味,也不宜长期存放。另外,浸盐水乌橄欖还必须把时间控好,水温高了或浸泡时间长了,都会影响到乌橄欖的质地和口感。弄懂了盐水浸乌橄欖的原理,就能做好南姜姜浸乌橄欖。

乌橄欖是中国南方果子,其果子结成时呈灰赤黑色,经用草木灰磨擦清洗后,呈现出乌金亮色。肉是浅红色,心核壳坚硬,击碎后内是白色的榄仁肉,油脂含量偏低,略带酸香气息,轻嚼时酸甘气息穿鼻而过,韵味奇妙,是植物果仁的佼佼者。

广东人喜欢做五仁饼,其中就有榄仁,榄仁多取增城西山乡村的,肉厚实皮薄,榄核大粒肉仁饱满。

榄仁肉也不能丢掉,炒乌橄欖肉,用几粒蒜头拍碎后,放入鼎中用油煸炒,然后把榄肉调入去炒,咸香味旋即飘出,是佐餐粥饭的上等杂咸。

顺德人做池鱼时喜欢

出差路过一个小站,火车还没到,我饿了。小站只有一个杂货店,卖炒饭,半成品,微波炉加热,15元一份。店家用圆桶形纸盒装着,递给我,说,滚烫着呢。我问,在哪里吃?她说,站着吃、蹲着吃都行,很好吃的。

站着吃、蹲着吃,好久远的事。

小时候,我们的房子很小,四间,西边住着祖父母,中间是堂屋,再往东是厨房,顶头一间住着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父亲在镇上工作,很少回来住。后来,姐姐大了,靠西山墙临时搭了间小屋。

没有餐厅、客厅,更不知卫生间为何物。堂屋是过道加杂物间,两扇大门后面放了锄头、镰刀、铁锹、竹耙,两旁横吊竹篙,雨天晾衣服。墙上挂着竹匾、筛子、蓑衣。屋角还有一盘石磨。父亲说,家里太乱了,不准在墙上钉钉子挂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母亲说,挂你耳朵上呀?

堂屋有张方桌,一家人却很少端坐在桌边吃饭。大人在厨下吃,孩子夹好菜就跑到东边屋山头去了。那里冬天阳光好,新堆的稻草垛可以斜靠晒太阳。夏天,榕树结满荔枝,苦楝树一地浓荫,比屋里风凉。

大家各自端着碗,米饭上盖着白菜、腐乳、红辣椒片,颜色又朴实又鲜艳。有人碗里堆着小鱼、河虾,晒干蒸熟的,条条分明,只只油润,关系要好的伙伴会分享一只虾,半条鱼。妹妹年幼,捧不好碗,又喜欢热闹,往人群里凑,碗掉地上,有时翻了,有时碎了,惹来一通骂,一头爆栗子。下顿依然。

好多年我们一直是这样站着吃饭。村里养的驴子,每家每户养的狗和鸡,它们吃饭也是站着。你见过一头牛坐下来吃草?

十三四岁考去外地上学,食堂只有卖饭的窗口,没有餐桌,只能端着饭盒坐在宿舍床沿上吃,大家都这样。

有一回,多年不见的堂兄从沈阳部队服役回家,路过我的学校,我从食堂多打一份饭招待他,他蹲在宿舍空地里吃,我陪他蹲着。我们宿舍是连一只凳子都没有的。那是我第一次为不能坐在餐桌边吃饭感到难堪。

还有一次,一个朋友来探访,我招待他,也是蹲在宿舍地上吃饭。他走后,宿舍同学问,他是陈小初吗?

陈小初?我抬起眼睛扫过寒酸的寝室。陈小初当时已在《收获》上发表小说,是小城里的名作家,他怎么可能来我们寝室?他要真来看我,我怎么也不能让他蹲着吃饭呀。

多年以后,我知道了这种蹲叫作亚洲蹲,从小训练,我们蹲起来十分自如。小孩子在乡野里蹲着、站着、靠着、跑着,都可以吃饭,吃得挺香。长成大人,进餐就得有进餐的样子。乡下人招待客人,也从来都是分宾主落坐在堂屋方桌上。远道而来的客人,跟主人一起蹲到山墙边进餐,那是足以写进《世说新语》的事。

今天,在异乡小站,居然遇到蹲着吃的机缘。我想想了想,还是没能克服脆弱的自尊心,一直等到上车,坐着吃完了那盒炒饭。

站着吃 蹲着吃

冯渊



边看边聊

1973年冬日的一天,我所在的海军扫雷舰队的台儿庄舰,奉命到渤海湾某海域护送我国自制的新型核潜艇到大连某军港服役,全舰官兵格外兴奋、自豪。

然而,护航潜艇与水面舰艇不同,水面舰艇在水面上航行,看得见,摸得着,而潜艇在水底下航行,护航的难度可想而知,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和放松。

傍晚时分,战艇从旅顺军港出发,深夜12点左右到达指定海域,与核潜艇接应。刚开始,天空明朗清澈,海面风平浪静。当护航至老铁山水道附近时,突然一阵急风一阵,一阵大于一阵的狂风刮来,足有10级以上。老铁山水道,素有“无风三尺浪,有风浪滔天”之说,是我国最凶险、最繁忙的水道。顷刻,天色灰暗,战艇摇摆超过20度。到达老铁山水道时,风浪、涌浪越来越大,几十米高的巨浪向舰首猛扑过来,盖过舰塔,覆盖甲板。风浪撞击舰体的声音,几乎把指战员的耳膜撕破。此时的战艇在汹涌波涛中猛烈摇晃,舰上人仰马翻,许多舰员因晕船呕吐,但大家坚守岗位,声嘶力竭全神贯注守候

忽然间“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熟悉的《解放军进行曲》从舰上的广播里传来,飘荡在大海上,飘荡在云天中。战友们精神抖擞地随战艇踏上新的征程,再出发。

50多年过去了,那艘踏浪蹈海的核潜艇,完成了历史使命,已经静卧在博物馆内,用另一种方式继续为海防建设贡献力量。

十年前,小梦考取了县外一所优质民办初中学校,这所学校每个年级有800多名学生,全是当地择优录取的优等生,但只有前30%的同学有希望考进当地一所优质的公办高中,竞争压力可想而知。

进入初中学校的第一次期中考试,小梦的成绩排在后30%。这对小学时老师眼中的“红人”、同学眼中的“明星”的她来说,不啻是沉重的打击。初中阶段是孩子身心发育快速、情绪多变的青春“叛逆期”。在外地学校,小梦被当成了“异乡人”,遭遇了同学交往尤其是小女生之间的矛盾漩涡。

以上种种,生活仅13岁、初次离家过独立生活的小梦感到措手不及。以分数论英雄的学业压力和恼人的同学矛盾,使她产生了强烈的逃避和叛逆心理。

作为母亲,也身为教育工作者,我接触的是“学为中心”的新

课程理念和先进的教育思想,也阅读过一些教育教学专著。在日常教研工作中,我一直向老师们传递“关注和尊重孩子的需要;更多地欣赏和鼓励孩子,将人生的美好前景展示在孩子面前;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等师生交往观。

作为母亲,我还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工作之余醉心于阅读和写作。我看过傅雷写给傅聪的《傅雷家书》以及富兰克林、洛克、菲勒、爱因斯坦等人著的《美国家书》。看完这些书,我深受书里主人公亲子沟通的启发。父母与孩子之间有时受时空限制,常常不能面对面交流,但作为交流载体的书信,可以穿越时空,达到教育和交流、增进感情的目的。

2013年秋的一天,小梦在班主任的要求下给我写了一封信,那是老师布置给每一名学生的作业,内容是针对进入中学阶段的第一次期中考试的学习反思。这封信放在课桌上,每位去开家长会

家长都会收到一封这样的信。

读完小梦的信,知道她的成绩排名,我也顿感惊讶,不禁在心里暗暗担忧,在这个强者会聚的班里,小梦能跟上吗?于是我给她回信,鼓励她气馁、不服输,我们不做马拉松长跑的领跑者,只要能跟上强者的步伐,她就是赢家。同时,受傅雷等人的家书的影响,我和小梦商量,希望我们也将这样的书信交流进行下去。我们约定把这件事贯穿到她的整个中学阶段,至于她在量上要写多少不强求。就这样,小梦对我的信有了断断续续的回应。

写信过程中,小梦时而接受我的观点和建议,时而又反驳我,她的情绪起起伏伏,常有反复,我们的关系时而为母女,时而为师生,时而为朋友,又时而为“仇敌”。

写信的初衷仅限于沟通、交流和记录,尽可能帮助小梦走出青春期的迷茫和对高强度学习的厌倦,并没打算集结成书出版。小梦上

大学后,我选择了部分书信,在媒体平台发表,结果引起文友关注。在文友的鼓励下,我思忖着每个孩子的成长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说不定社会上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的“小梦”,也会遇见类似的学习压力和成长烦恼,也有像我一样的家长遇见我一样的“遇见”,说不定我们的书信能成为他人的一面“镜子”,在自我观照的同时,也可以照见别人。于是我告诉小梦,打算将我们的书信以时间为线贯穿成书,公开出版。

当小梦回看多年前我写给她的这些信时,百感交集,她写道:“我深深地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总能在恰当的时候静静地降落在我每一次的情绪波动点上,你的爱在我心中发光指路,经久不息。谢谢我最亲爱的妈妈,永远爱您的女儿。”

人生是条曲曲折折的河流。在生命的长河中,因为这些书信,我和小梦成了照见彼此生命中的那道“光”。



夜光杯

养育